



LIZHENJIU 李振久和他的家庭 TADAJIATING

于时文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李振久和他的家庭

于时文 著

LIZHENJIUHE
TA DEJIATING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 北京

(京)新登字 190 号

责任主编:郑竹青

责任编辑:陈丹石

装帧设计:宫 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评传丛书/郑竹青主编/李振久和他的家庭/于时文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10

ISBN7—80074—352—7

I. ①名…②郑… II. ①李…②于… III. 文学—传记—中国—现代

IV. 121.7—I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12754 号

书名:李振久和他的家庭

著者:于时文

出版发行: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报社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56.8 千字

版次: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印次:1996 年 10 月第一次

印数:1—1000

书号:ISBN7—80074—352—7/I244

定价:11.60 元

序

有一次，我跟老于闲唠嗑叨咕起我和我的家庭的往事，谁想被他叮住不放，非要我从我爷爷那代往下捋，而且越细越具体越好。他不惜花费时间，将这些往事录成八盘录音带，每盘一个半小时，并声称要写一部纪实性的中国贫苦农民的苦难历程的书，以昭示昨天的艰难步履。

我有些疑惑。历史风云人物的历程中，有许多名人迭事可以传读，而这些张三李四草木之人的历程有谁能问津呢？老于很固执，即使是这样，也要写。他还有个理由：历史就是由许许多多张三李四小人物创造的，他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遭遇都能折射出时代的成败兴衰的光环。何以言之？生着癞皮疮的阿 Q，不是被人们视为民族负面的高度概括吗？

老于每写一篇，怕走样，就让我细细看一下，不妥之处立即改动。这样从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起，到七月一日，就写成

十万多字的稿子了。

老于善于把我心里有但没有说出的话写出来，把零乱的口述变成生动的文字，这使我感到惊奇。把已经发生了的但我没有口述出来的事情也描摹出来。

我觉得我又坠入那苦难的梦幻般的过去。我正是从这苦难梦幻中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如今的。回首往事，辛酸甘咸苦五味俱来，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

真得感谢作家于时文不辞辛劳，玉成斯文。

李振久

1996年7月8日

开 篇

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春的傍晚。

在丹东市四经街的一幢高大的公寓里，405 房间的客厅，灯光明亮，沙发柔软，花香浓郁。

我们三个人在宽敞的客厅里愉快地闲扯着。我是来看望做完痔疮手术痊愈后刚刚出院的离休老干部李振久，以及他的爱人的。我们相处得十分好。

李振久是丹东地区资深的建筑工程与环境保护行业的老干部。一九四七年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直到离休时才被赏了一个县级，但又留在市环保局一直干到六十八岁才真正退下来。

这位身材矮小单薄，面庞姁姁和善，两只大眼睛炯炯闪着善解人意的光波，身姿活跃轻盈，衣着朴素的办公室主任，胸膛里燃烧着一团火，一团尽职做好工作和为他人排忧解难的火。

他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或者说他很欣赏的格言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老老实实、勤勤恳恳、默默

无闻走过了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旅程，得出这样的人生感悟，正是他待人处世的高度概括。

这种没有锋芒缺少斗争的处世哲学，使他失去了许多次晋升级升迁的良机，但却使他赢得了人缘极好的称誉。实际上，许多亲友甚至他的上级都愿意请他帮忙办点私事或公事，他不但一口承诺下来——仅这一点就使人感到温煦，而且努力践约，往往收到事与愿合的效果。我孩子的工作和我自己的一些棘手事情，都曾请他帮忙，他都竭尽全力帮忙。

我望着他那显得苍白疲倦的面容，以及眉宇间扭结着悒郁的皱纹，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安慰，我说了极不得体的傻话：“别不高兴，你现在多好啊。”

他疑惑地注视着我。我知道他没有了解我的本意，于是我进一步说：“我是说我真羡慕你。你不要瞪眼睛，我说的是心里话。老两口住着五十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家庭成员在各行各业都有突出的表现。大儿子在政法战线干得出色，二儿子是一家商行的经理，成效斐然，大女儿是市新闻单位的佼佼者，特别是二女儿李爱莲与她爱人刘少江苦心经营，成为闻名遐迩的服装大亨；其他亲人有的是市地级干部，有的是解放军的将领……怎么还不知足和欣慰？”

李振久看我许久，忽然垂下眼睑，忧戚的神色倏然掠过消瘦的面容，带着嗔怪的语气说：“我现在是应该感到欣慰，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他开始讲述他的家史。从一百多年前的祖父母讲起。他的记忆很好，而且能绘声绘色地描述遥远的往事。我很惊奇他有这样的才能。

他的故事十分动人，拨动着我的心弦。不知不觉一个多小

时过去。我完全坠入农家沧桑云雾之中了。

就这样，下班一有闲暇，我就到他那里。他似乎也极乐于把这些遥远的往事讲述出来。讲到悲怆处，他唏嘘声咽，我转头擦泪；讲到曲折处，他回肠荡气，我悬念重重；讲到兴奋处，他声高气扬，我怦然心动；讲到高兴处，他笑声迭起，我哑然失笑。我敢说这是我平生听到的最生动的口述故事。

我怎么也没想到过了好长时间，这些故事会令我坐卧不宁，更没有想到使我产生要把它写出来的强烈愿望。因为这个故事使我真正听到了一个最普通的农户在荆棘丛生中挣扎着走来的早已被历史巨轮隆隆声响所吞噬了的蹒跚步履的真实的足音，而且这足音激越着苦难的呻吟，郁闷的呐喊，希望的喃语，纯真的人情，顽强的追求以及幸福的泣诉。我只有把它写出来，我那躁动的心灵才能得到安宁。

从李振久的祖父母算起，迄今已经是第五代了。历时一百余年，人丁增至三百多人，足足的一个营的兵员了。

也许我们乐于称道那些社会权贵显要者流的“流血千里，伏尸百万”的惨烈豪举和翻江倒海、令人咋舌的传奇经历，而对于乡野民众之流的苦难琐碎的历程不屑一顾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价值取向。

但是，文学艺术为最基层的社会民众立言立传源远流长，这似乎已经形成一种牢固的定势和优良的传统。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因为，祖国历史、民族历史是民众用血与泪写成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李振久的家庭（这是无数个最普通的贫苦农民家庭中的一个）百年沧桑变迁中，也许能使我们了解过去所未曾了解过的农民昨天的苦难和在苦难中不懈挣

扎、顽强追求美好的生活以及对社会某些进步表示出来衷心的喜悦的真真实实的情况，也许能使我们看到一张张实实在在的已经退了色的各类鲜为人知的民间风俗等生存状态的照片。

我衷心祝愿我的男女同胞走上康庄道，过上好日子。

于时文

1996年5月6日

目 录

1	序
1	开篇
1	一千吊小洋钱
10	分家
16	五叔的罗曼史
24	女人几十年
36	余老六的下场
38	从上海来的女人
45	二姨一生
51	李小脚与吕大仙
59	押会
65	烧香
68	打死亲生女
71	姐姐人生
101	邻居
105	横祸

111	草民
116	一场纠纷的解决
121	伪警察与他的姘头
128	伪警察三则
132	康大褂子
136	地主
142	勇敢机智的姑娘
147	浮沉
153	有儿无儿雀知道
155	由求雨所引起的
158	守孝守出来的故事
163	李振久就学记
178	送亲
181	难忘的小事
204	话说衣食住行
214	后记

一千吊小洋钱

一

在李振久的记忆里，没有他爷爷李云的印象，因为他还没出生，他爷爷因被骗去几代人省吃俭用积攒的一千吊小洋钱气火猝然攻心而死去。

这个故事，妈妈不知对李振久讲了多少遍了。妈妈所以不断陈述此事，据李振久现在揣想，多少带有警策后人不要重蹈家庭受骗上当人死财空的覆辙。

那是革命党人把紫禁城里的皇上赶跑、东三省由张作霖张大帅执掌天下的年月。那年初冬，寒冷来的特别早。西北风卷着大雪铺天盖地肆虐，似乎要把低矮稀疏的茅草农舍撕碎。

李振久的爷爷，一个身穿黑色家织布半截棉袍、腰间捆着草绳的老人，在院子眯着眼睛查看着芦苇房盖有没有被暴风雪掀走的危险。他透过敞开的柴门，看到远处有一个人影朝这里蠕蠕而来。该不是打我的主意的跑单帮的土匪吧？在这种的天气……

李云倏然把柴门关牢，而且在门后面顶上一根大木杠子。他走到屋内，对正在嬉戏打闹的儿孙们带着惊恐的语调说：“别吵吵，看那是谁来了！”房门砰的一声关紧。小孩子和夫人都悄悄从里屋仅有巴掌大小的一块纸糊窗棂上的玻璃往外偷

偷观望这位神秘的陌生人一步一步朝自己的家门走来。院子里的大黑狗开始冲着柴门狂叫起来。

这人高大粗壮，但看不清面容。那人用戴手闷子的手重重敲着柴门，在狗的狂吠声里，可以听到：“他老李大哥，在家吗？我是南海沿的老宁头。”

李云忽然想起这老宁头是自己的不远不近的一个亲戚。他大风暴雪中的到来使他产生兴奋新奇的感觉。他赶忙跑出去，打跑狗，开开门说：“这么蝎虎的风雪……”老宁头说：“在家闷得慌，出来走走。”

在屋内这才看清这位老宁头衣着长相。五十多岁，浓眉大眼，紫黑色的脸膛上长满黑白相杂的络腮胡子。说话响亮，不时爆出朗朗笑声。头戴狗皮帽子，在打着补丁但很干净的对襟棉袄的腰部，结实地扎着一条粗大黑布带子。带子上插着精致好看的铜锅竹杆小烟袋和绣着花花云云一类东西的装烟的荷包以及叮叮当当抠烟锅子油腻的银钎与火石。下身着青棉裤，脚脖子上打着青色腿带，脚穿用生猪皮制作的棉鞋。他一进屋，女人都纷纷退回自己的屋内，静静听着和偷偷看着这位给寂寞的家庭带来生气新奇的人物。

李云赶紧把他让到炕头坐定。两个人在炕上笑着说着吧嗒着小烟袋。李云转过头对外间喊道：“老三家里的，做几个菜，我和你宁大叔喝两盅。”

刚结婚不久的三儿媳妇今天临锅。她低垂着眼睑，很快就做了四个菜：油煎小干鱼、虾酱炒鸡蛋、咸腊肉炒白菜、葱拌咸豆腐，外加一壶烫热了的白酒。

两个老汉坐在热炕上，三盅酒进肚，老宁头神情焕发起来，用手搔着剃光的头皮说：“我说老李大哥，这年月得看透，

光死命种地，还不是一辈穷一辈。我这话可能不中听……”

李云只觉热气直往脑袋上冲：“他大叔，有什么办法，这都是命呀。”

老宁头刚把一块咸豆腐用筷子夹到嘴边，忽然把咸豆腐放在小接碟里，放下筷子说：“什么命不命的！眼下有一桩买卖，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你要是乐意，那咱们就在一起干。”

李云瞪大了眼睛，疑惑地望着老宁头。老宁头一仰脖，吱儿的一声干了一杯酒，夹点菜在嘴里咀嚼着说：“我听说你有些小洋线，放在家里也不能下蛋。只要咱跑上一趟买卖，能有三四成的利。干不干，嗯，老哥？”

李云青瘦的面庞上漾出光彩，但还是沉默地盯着老宁头。老宁头说：“过两天，咱们用驴驮咸盐往北山沟运，回来驮蘑菇，准发个财，比死守几亩地不知要强多少倍。我拿一千小洋钱，你也出这个数，我再找几个股，一趟就顶你种十年八年地。怎么样，干吧？”李云说：“他大叔，这买卖托底吗？”老宁头说：“怎么，连我也……我也拿一千呀。”

这是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买卖，对年复一年在贫困疾病饥饿线上挣扎的贫苦农民这不啻看见了驾着祥云飘飘欲降的财神爷。

两个人在酒桌子上就定了：两人各拿一千吊小洋钱，入伙做驴驮子买卖。当时，李云的五脏六腑搅作一团，思忖这一千吊该不该拿。他知道李家几代人夜里都舍不得点油灯、啃菜饼子就咸菜才积攒这一千吊血汗钱。

二

夜阑人静，李云和他的老伴李孙氏悄悄在屋里西墙根用铲子铲掉泥巴，便是一个装着洋钱的泥瓦罐子。这个家庭最大的机密，在全家十多口人当中，只有老两口知道。

到了刚刚放亮的时候，李孙氏就把三儿子喊起来。在李云看来，他的三儿子李魁祥为人忠厚老实、办事有根、头脑不糊涂，所以才把这维系李家身家性命的大事委托给他办。李云双手托着钱颤抖地交给三儿子时，语重心长地叮咛道：“千万要小心。”

李魁祥有些打怵，低声说：“爹，这买卖托底吗？”李云骂道：“还没上阵你就熊了，没出息的东西！”

全家忐忑不安，在焦虑重重中熬过了五天。第六天黄昏时，李魁祥没精打彩的低垂着头回来了。李云看这架势，心里慌了，忙把儿子引到自己的房间。只见三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老宁头领着李魁祥走到一家小店住下，要他在这等盐驮子，他要去盐场把钱交给驮头。李魁祥有些疑虑。老宁头把他那一千吊小洋钱也亮出来说：“怎么，还愣怔什么！你大叔赔本的买卖不会做。你在这等驮子，两天后准到。”李魁祥疑疑惑惑地把钱交给了老宁头。

两天后的上午八九点钟，十五条驴驮子满装着咸盐，响着铜铃逶迤走来。老宁头把李魁祥引见给驮头——驴帮的负责人。

那驮头五十岁上下的年纪，细高挑儿的个子，两只眼珠子

不时的转动。他干咳了两声说：“好哇，我们有缘份在一起做买卖。”李魁祥虽没念过书，急中生智，竟也说出一句很文雅的话来：“您老多照顾。”

驴帮昼行夜宿。一天投宿在山沟里的何家大车店。这大车店住满了车辆和老客，也有驴驮子，生意好不兴隆。大车店的小伙计把十五条驴都安顿好了，卸下咸盐驮子，喂上草料。

店小二认识这些跑驴帮的老客，笑嘻嘻开着玩笑，把他们引到热炕上，打上几盆洗脸洗脚热水，先松口气再说。这还真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不一会儿，老板娘，一个三十多岁，圆圆的面腮上散发着刺鼻的雪花膏的香味，满眼风骚的娘们凑上前对驮头说：“大哥，好长时间没来了，在外忙什么呀？”驮头笑道：“咋的，你是想我了吧？哈哈……”老板娘咯咯笑起来说：“谁想你来？俺高攀不上咧。”

驮头与老板娘打情骂俏，这么直裸裸的，使李魁祥感到惊奇，也使他冷不丁想起刚过门的性情沉静的媳妇。

小桌子摆在大炕上。气灯明晃晃悬梁高照。老板娘笑容可掬地端上四道菜：木须肉、炖刀鱼，炖豆腐、猪肉炖粉条，以及一斤白干和大馊子豆干饭。

驮头、老宁头、李魁祥和另外两名股东，五个人围着桌子喝起酒来。李魁祥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办这么重要的事与这么多的外人在一起喝酒。他竭力稳住自己，注意每个人的言语表情。

驮头举着青花瓷酒杯，两只细眼睛看着别处，点着头说：“宁大哥，你是地方上有脸面的人，经的多，见的广。”他转过脸巡视每个人一眼，“你说咱们这些弟兄走到一起，是缘份吧？

来，咱们干了这杯！”馱头一仰脖吱一声干了，大家也跟着吱一声，但李魁祥酒一到嘴里，立即喷出来，急剧咳嗽起来。老宁头笑着说：“唉，不会喝酒，吃点菜压压”。酒桌上的气氛热烈起来。有个股东说：“我听说，在往前走，是槐树岭，那里不太平……”老宁头爽朗地说：“咱们吉人自有天相，快别说那丧气话。”馱头说：“他妈的，道上的朋友，谁都端吗？喊！”

这时，馱头忽然嚷着要老板娘来。馱头倒满一杯酒，递到老板娘脸前说：“来，瞧得起俺，干了它！”老板娘一扬脖干了。老板娘倒满一杯酒，擎起来说：“来，你要是赏脸，也干了。”馱头忽地干了，哈哈大笑起来。

夜深了，大炕上鼾声一片。柜台上那架大坐钟嘀答嘀答清亮亮有节奏地响着。李魁祥怎么也不能入睡，翻来复去，心理烦得要死。这时，他忽然看见在柜台那里，老板娘光着膀朝这里笑吟吟地观望。不一会儿，只见馱头光着脖走了过去。两个人转过柜台，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李魁祥直觉得浑身烦热，想起在家的爱妻孤单单躺在被窝里，惆怅油然而生。

三

驴帮一字排开，沿着崎岖山涧向深处走去。山涧的浅溪已干涸，枯草在溪床里大小怪异的光滑的石头低下探出头来迎风抖索。天穹阴沉，要下雪了。

挂在驴脖子上的铜铃，发出连绵不断的清冷冷响声。驴蹄子踏着乱石冻土艰难地刨蹬着行进。沉重的盐馱子在驴的脊背上不断摆动，吱吱作响。

人们都低着头，紧缩着身子往前赶路。